



Small, illegible text or mark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陶世名言卷之五

淄川高舉鵬程父

弟譽鵬程父全纂

男 所養

所蘊

猶子所尚

所志

所研全校

諫諍

陶世各言  
孔子家語云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  
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  
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  
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

晉叔向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  
敢言下情壅遏而不上通此患之大者

楚禱杙云楚王將伐晉告于朝曰敢諫者死無  
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不敢諫其父  
非孝子也懼鈇鉞之誅不敢諫其君非忠臣

也於是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方奮翼  
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  
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不知黃雀在後  
舉頭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  
童子挾彈在其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  
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知前  
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  
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士而樂用其士卒  
惜不慮其後患也莊王從之乃不伐晉

陞世各書  
新序云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  
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  
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善矣夫御廩之災  
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  
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  
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猶入賀何為公子  
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于四海之內諸侯藏  
于境內大夫藏于家士庶人藏于篋櫝非其  
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  
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李忠定公云天地之變不足為災人不盡言國  
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  
目腹心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為職類皆  
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  
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  
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嘗聞有一言及之  
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  
見危納忠為陛下言之者乎此最今日之可

憂者

五代史云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唐澄上言時事曰為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蝗虫不足懼賢士隱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漢桓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陳蕃上疏曰安

平之時遊畋有節况今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甲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農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後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省

韓魏國忠獻王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草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

隋世名言  
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韋敬遠至宅訪以政事敬遠仰視其堂徐語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弗亡護甚不悅有識者以為知言

唐語林曰岑文本謂人曰吾見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董賈正應爾耳

又曰太宗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疋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誘人陷罪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

寇準太宗朝為員外郎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欲入禁中公手引上衣令上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有魏鄭公也

史鉞云魯宗道性剛正疾惡遇事敢言不為小謹上厭其數諫進曰臣職司諫議敢厭頻頻

上悅書殿壁曰魯直入叅政府太后問唐武  
后何如對曰唐之罪人太后幸慈恩寺欲前  
輦宗道曰婦有三從前行不可貴戚莫不畏  
憚目為魚頭公言骨鯁也

陳忠肅公瓘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  
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嘗言  
人主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  
其聰明况以訐為忠無補于時反傷治體乎  
劉忠肅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奸佞刻薄之吏事  
狀顯著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  
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

崔文貞公祐甫廣平中朱泚獻貓鼠同乳為瑞  
常袞率百官稱賀公獨不賀曰物反常為殃  
貓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賀為宜  
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將之不禦寇者以承天  
意上嘉之

趙普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  
普復奏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

陸世修言 五卷 五  
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  
復進之上乃寤用之後果稱職

鄒志完浩為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  
友田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  
隱然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  
海之外能死人哉又曰願君母以此舉自滿  
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尺竿  
頭更進之力

皇甫德叅上書言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  
地租是厚斂也俗尚高髻是宮中所化也太  
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  
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漢文  
帝之時上書曰可痛哭者三可長嘆者五自  
古上書率乃激切不激切則不能動人主之  
心激切則似謗訕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惟在陛下裁察可否怒責之則於後誰敢言  
乃賜絹二十疋命歸

溫公家範云唐相李義甫專橫侍御史王義方

隆世各言 五卷 七  
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  
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  
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  
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  
也

明道先生為御史裏行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  
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贊朝廷則可使臣掇  
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  
為得體

史鉞云江公望為左司諫與王縉並以風節著  
嘗曰榻前一磚地乃臣子對君父極言天下  
事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庶可免  
矣

張靄為侍御史太祖方彈崔於後苑靄亟請入  
奏事及見所奏乃常事帝怒其非急靄曰臣  
以為尚急于彈崔帝色愈厲以斧柄撞其口  
墮兩齒靄徐拾之帝曰欲頌朕邪靄曰不能  
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

齊魯洪武初授監察御史性鯁介敢言嘗因事  
進諫擊落二齒魯拾之謂上曰臣此二齒當  
送史館上默然自是益重之歷遷都御史  
林公璉為大中丞縮院章時道中多彈劾當事  
者厭之謂璉不能鈐其屬璉曰已既不言而  
又過人使不言誠非璉所能也

自警編云諫議大夫崔公孺韓魏公夫人之弟  
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  
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為  
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  
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通衢以為民害可  
乎魏公甚嚴憚之

陳司寇公本仁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  
不善彈劾曰吾父教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  
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不搜索  
士大夫短長以沽直名云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  
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請問下民故有苗之

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無聽廣納則奸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陸贄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

元主晚年嗜酒楚材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主之五臟耶元主賜以金帛勅左右日進酒三鍾即止

天少雨李伯樂上言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早上命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晉傅玄性急每有劾奏或值暮捧白簡坐以待旦踈踊不寐臺閣生風

陶世名言 卷五  
唐高祖拜蘇世長諫議大夫帝曰樂乎世長曰  
游獵不滿十旬未為大樂帝曰狂態復發耶  
曰臣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  
韋思謙曰大丈夫當敢言地須明目張膽以報  
天子焉得碌碌保妻子耶

王公素既陞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  
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  
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為獨擊鶻

### 規誨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  
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  
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

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  
從來守令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  
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  
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須  
散作十分春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盈滿賓至鼓吹喧  
闐里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  
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  
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  
是舊圭齋不帶些兒模樣回若使他人居二  
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嘿然明日賓  
至門庭寂然

穎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博厚四面均  
焉國初州人侍郎某者營壽域欲割碑三分  
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乃曲意懇之州  
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况其  
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  
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  
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  
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能中分耳  
侍郎聞之慙悔無地遂不割碑

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  
之如鍾呂其夫人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

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夫人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故傳夫人笑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話間其壻來夫人曰金丹成當傳之壻乎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肯傳壻君非方士之壻渠何為肯傳耶監司終不悟居無何方士化為烏有先生而丹鼎從之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去赴蟠桃會未知騎黃鶴去耶騎赤鯉去耶監司黯然長吁而已

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告改教職

塞齋瑣綴錄云成化丙申予佐禮部林一鶚佐刑部一日謝恩午門外一鶚伏不能起予掖

起之一鶚遂以病告予同俞振恭往問安一鶚喘息嘆曰病三月當住俸矣振恭曰盍歸便醫治宜水土固可愈也一鶚不應明日卒予因嘆曰一鶚不慮病不起且慮俸當住蓋貪心之故可惜也

堯夫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它箇麤糲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揚文貞戒子云不畏三司千紙狀只怕鄉民三寸刀此語可為巨族藥石

稗史彙編云十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謹厚者頗以言路自恃書名特大寸許一郎官厭之貽以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何如雖於事體無妨礙也恐文房費墨多諸司傳聞以為談笑大書之風由是稍息或云郎官為王兵

侍偉

東陽盧御史格子正夫著荷亭辨論多非朱子其友某見之寄以詩云桃花開遍玉樓春杜宇聲聲花外聞啼得血流唇舌破桃花依舊發精神譏其勞而無益也

蜀鄧艾征涪陵見猿母抱子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水塞瘡艾嘆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又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之買者示以母皮抱之跳躑號呼而斃又

武平素產金絲猿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而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極悲鳴而下束手就獲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否則不可育也觀此則人之不孝其親者則猿之不如也

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

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觀此則人之不忠於君者猴之不如也

梟逢鳩曰子將安之梟曰鄉人皆惡我鳴將東徒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徒猶惡子之聲世有惡人焉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方且揚眉吐氣侈然自得以為人莫敢余侮也既不能更鳴又不能東徒則又梟之耻矣

鄒南臯與友人書云昨歲長安中發舒華夏之氣儘覺熱鬧熱鬧一番增我輩岑寂一番然此等岑寂亦不易得夫出處各有事焉幸勿蹉跎歲月

許敬庵每言初第時張莊僖公見余留心聖賢之學執手屬曰君必遠到但學問不必說玄說虛只體認孔子忠信篤敬四字足矣余佩服之終身覺有意味

理財

太平經國書云天下之事非財則不立天下之人非財則不聚財用足然後百志成食貨通然後民安居

李西崖上理財疏云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人稱其引喻親切

喬三石曰司馬光曰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上不在官下不在民蓋盡歸權臣之家矣

此韓非所謂中飽者必病瘡塞謂上下不通也

憲章類編曰鹽法復舊令商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敢荒蕪鹽課有資屯種自辦苟不復鹽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仍無從出適擾貧軍以釀亂也

城塞說云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為虜墾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舉為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為虜息也朝取數人

馬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馬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幕且愈增其類矣楮記室云井田之法非獨為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設險守國之意故中原平行設立許多溝澮許多阡陌使車不得方其軌騎不得騁其足故也豈非寓至險於大順之中者子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

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  
於此可以念之也

給事中戴弁奏曰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  
列營二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  
種亦可實邊謹取勘管所附近荒田斟酌分  
給且屯且守實為兩便

鹽鐵論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工  
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  
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

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

呻吟語略云今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  
根在來處今之理財只怕無來處不知其病  
根在去處

于肅愍公謙為兵部尚書當己巳之變議者請  
燒通州倉以絕虜望公曰國之命脉民之膏  
脂顧不惜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  
粟盡入城矣

貨殖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

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知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為取則其獲利也大矣

救荒

朱子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在汲汲于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譬如大病之人方其始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不可以不深畏也

丘文莊曰守令所救郡縣之民也君相所救天下之民也守令所救者小且狹君相所救者

大且遠守令所救者但能使荒不為之害君相所救者則能使荒至于無夫救荒而至于無者非曰救荒也銷荒也銷荒之化神救荒之澤淺

又曰荒旱之民桂薪玉粒吸水餐霞牂羊羶首水精星光業藝者技無所施營運者貨無所售當質則富室無財舉貸則上戶乏力魚蝦螺蚌索取已竭草根木子掘取又空面皆菜色身似鬼形棄男鬻女忍割心腸乞之不足又顧而他展轉號呼曳挽匍匐氣息奄奄須臾不保或垂亡于茅舍或積屍于道途哀哀生民何辜罹此

羅大經曰惠民之法莫善于常平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

方遜志曰貧國有四而荒凶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勲戚任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

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  
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伏湛當更始時倉卒兵起謂妻子曰今民皆饑  
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賑鄉里來客者  
百餘家後官至司徒數世貴顯

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  
粥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共活數  
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  
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韓忠定叅贊留都值歲饑米價騰踊死者枕籍  
乃咨戶部將官軍俸糧預支三月以濟度支  
以未得命為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  
夕安能忍死以待即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  
十六萬石米漸價平人不病糴

范文正公領浙西時吳中大饑乃縱民競渡與  
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  
興土木於是諸司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  
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

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公技傭力之人皆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抗饑而不害

劉凝之隱居荊州時適歲儉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饑死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門見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

孟子云使有菽粟如水火此備荒七字訣也今欲備荒莫如貴粟欲貴粟莫如一切之政皆

### 以粟

晉書云天時不雨民且狼顧老弱傳籍流庸未甦樵擯彌川頭顱僵仆雍絳無泛舟之役元嘉無續命之田折骨可爨路蒲可食竹花可茹木酪可餐採鳧茈于南方掘蘆根于後掖民之生類幾盡矣

三略云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夫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次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

降世名書 五卷 三  
故曰利一害百民去城廓去一利百民乃思  
澤

筆記云太祖初年猶僉點大戶主管四路近倉  
以救荒年此固祖宗之遺制試酌而行之以  
需焦釜燃眉之急何不可乎

### 治獄

習鑿齒云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  
忘怒夫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  
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  
樂生之心施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  
加于不可不刑爵之而無私誅之而無怒天  
下有不服乎

朱文公曰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  
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慝惡大凡事

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

郁離子云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教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

薛文清云治獄有四要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大學士李賢嘗言于英宗曰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又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唐語林曰李日知初為大理丞武后方肆戮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刑今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使人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

李謂使者曰日知在此人莫覓死竟免之

唐韋澳昔取進士周墀後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眙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袖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驗問決斷大小咸盡方還大廳聽受新訟間有未決而人應禁繫者即宿廳事終不還閣人或諫之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在乎

周濂溪先生慶曆間以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叅軍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銷鑄者百餘人以託質質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宗旦曰

陶世名書 五卷 三  
吾以術陰鈎出之公愀然曰仁者可以術穿人于死乎宗旦慙服悉出其獄大稱公曰君子也

何文肅曰民情狡詐百端而隱慝未易遽察問囚者止據原詞審錄者多拘成案至于人命強盜情尤難明人命或引鬪殺誤殺而檢勘者輒以為謀故盜賊或係搶奪拒捕而巡捕者輒以為強劫苟非的有証佐誰敢輕與辨明縱欲辨之衆口譁然或以為受囑或以為納賄以故好名畏謗者寧失入而不敢輕出誠以公道之難明而謗議之易騰此天下之通患也

周子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嗚呼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

陶世名詩 五卷  
不慎乎

真西山曰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即已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知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

又曰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其可苟哉

敬軒曰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今或治奸頑而務為寬縱暴其小慈使人感已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龜山曰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按法定罪而不  
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  
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誅而人主必以  
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  
仁心矣

胡五峯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耻也死  
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

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  
吏與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為聰  
明持姑息以惠奸慝上則眎大官之趨向而  
重輕其手下則惑吏胥之浮言而二三其心  
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  
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數  
者之患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矣乎  
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

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  
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  
以恕求情者也常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  
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  
有功為法以袞為戒

韓魏公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親  
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  
于卧内人或以公任勞事過多勉其略于總  
挾委于佐屬而少自便安公曰兩詞在官人

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  
吾何敢略也吾恐有所不盡而未嘗輒有少  
略也况其可以委人乎

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案獄青州  
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諫之仁師曰治  
獄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  
為之伸耶及勅使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  
無枉

處人

荀子曰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導人不能則  
恭敬縛紕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  
驕溢人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

文中子云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  
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怨

新序云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  
人也自貴也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

之狎足以交歡莊足以成禮而已

灼艾集云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省躬長語云人情叵測殊難處以予言之豈真難處哉但能儉約而有惠庶不為人所怨慈和而有威庶不為人所狎簡直而有禮庶不為人所厭嚴毅而有容庶不為人所忿渾厚而有斷庶不為人所欺含蓄而有量庶不為人所忌故九夷雖陋君子欲居豚魚無知信猶可孚人豈真難處哉

張衡曰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

胡子云馬牛一畜也御失其道則奮其角蹄雖有猛士莫之敢撻御得其道則三尺童子與之周旋無不如意

衛洗馬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憬然錄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橫浦語錄云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由行草莽中荆棘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伊川先生曰君子之于人也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人矣有非毀但當反已如已是則是在已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彭思永曰吾幼時不為他學即學平心以待物耳牢籠之計吾所不為嘗語弟子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

愚得云人有過失或素相親厚欲其改悟只宜僻靜處面與其人委曲言之出我之口入彼

之耳方是相愛相成之意彼亦知感若向他  
人聲揚不已或對衆面責彼必不樂且或強  
辯不從如此豈惟失忠厚之道亦歛怨招禍  
之端也

愚得云每日燕會交接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  
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  
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以類推之人所忌  
諱甚多須用心檢點一番切勿犯人所忌令  
其愧憤亦君子長者之厚道也

范益謙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二與人  
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  
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  
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  
利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毀凡此數事有  
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修身大  
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郁離子云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污  
惡潔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

公衆嫚惡禮

王浚川云彼犯我也。是則吾自反。不暇彼犯我也。非是則其過在彼此。顏子所以不校。

空同子曰。接之以文。雖惡必答。孔子之于陽貨。是也。降之以貌。雖仇必酬。關羽之于曹操。是也。吁。斯可以語俗人道哉。

薛文清曰。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見其自小。

何之子云。素信而卒離者。疑我也。漸離而急合者。嘗我也。卒離而追憾而疑厚矣。卒離而負愧而謗消矣。急合而見真而悔萌矣。急合而飾甘而機隱矣。機隱而不覺者。必受其禍。悔萌而不體者。大辜其心。謗消而不先者。殆難其反。疑厚而不遠者。愈寒其衷。

何之子云。欲人同己。異之際也。欲人信己。疑之根也。欲人尊己。卑之漸也。欲人服己。陵之階也。矧己異人而緣異求同。己疑人而隱疑示信。己卑人而因卑挾尊。己陵人而用陵強服。

感殆甚矣

司馬德操盛德絕倫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已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未嘗求則已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

叅政張清獻公通判泗洲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罷

韓魏公於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謂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明知其欺則終莫能欺苟許其情則激怨矣怨則不肖之心生不中傷之不已也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幾噫魏公之智遠矣

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我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田夫乞兒曾見同寮齊瑞卿書此於齋中跋其尾曰予性褊急不能容物服此以為瞑眩之藥也

陳忠肅公瓘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  
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儆之人  
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  
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韓魏公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不可以同器若  
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臭  
白沙曰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過會  
不可數抑情以止慢踈會以增敬終身守此  
然後故舊可保

敬齋曰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  
以中道為難當精擇而審處也

涇野子答問患交接人曰須要寬綽此不可拘  
拘守秀才規矩見大人君子進退升降然諾  
語默皆是學

白沙曰廣收而勿拒小警而大遺其諸全交興  
待衰俗之意乎碧玉樓上聯句云大海從魚  
躍長空任鳥飛吾以待時之人可也

博文類纂云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交道可以綿

遠責其所短遺其所長人情不义則傷

又云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人亦憎  
之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如矛戟



